

好讀出版

# 夜未央

史考特·費茲傑羅

林捷逸——譯

# TENDER IS THE NIGHT

by F. Scott Fitzgerald



## 卷一

旅館後方的山中似乎有一場舞會，露絲瑪莉躺在蚊帳裡聽著音樂從鬼魅的月光中傳來，她明白此時此刻的某個地方應該也是歡樂洋溢，她想到了海灘上那群可愛的人，明天早上或許可以遇見他們……。



Morning Star

# I

在馬賽和義大利邊界之間，風光明媚的蔚藍海岸坐落著一棟氣派的大飯店，成排恭順的棕櫚樹替它的玫瑰色外牆遮擋陽光，往前伸展出一片耀眼的小海灘。最近，這裡成爲達官顯要和社會名流的避暑勝地；十年前開始，每到四月份英國遊客北返之後，這地方就變得幾乎空無一人。如今，這附近環繞著許多平房，但從高斯國際飯店到五英里外的坎城之間，最早僅有十幾幢如凋零荷花般的圓頂老別墅散布在松樹林中。

飯店擁有一片褐色祈禱地毯般的小海灘。早晨時分，海草激起的泛泛漣漪蕩蕩漾在清澈的淺水間，倒映出遠方坎城粉紅與乳白色調相間的城堡，以及位處義大利邊界的紫紅阿爾卑斯山。八點鐘不到，一名穿著藍色浴袍的男子來到沙灘，先朝身上潑灑一陣冰涼的海水以適應溫度，嘴裡不斷嘀咕，大口呼吸著空氣，在水裡折騰了一分鐘。他走了之後，沙灘和水灣平靜了一小時。商船在海平面上向西緩行；服務生在飯店庭院中嚷嚷不絕；松樹枝頂的晨露全都乾了。再過一個小時，從莫勒山腰蜿蜒而下的公路便會傳來汽車的喇叭聲，這座山脈分隔了濱海地區和真正的普羅旺斯地區。

離海一英里遠，景致從松樹林換成了灰濛的白楊樹，這裡有一座孤零的火車站。一九二五年六月的一個早晨，敞篷馬車載著一對母女來到高斯飯店。母親風韻猶存的容貌眼看快要浮現歲月的斑痕，舉止透露著怡然的恬靜與世故。但人們的眼光很快就轉到一旁的女兒身上，粉嫩透亮的頰掌散發出無窮魔力，活像夜晚洗了冷水澡般的小孩一樣泛紅。她姣好的前額微微上傾收在髮際，兩旁環繞著淡金色髮辮與波浪鬚髮，像一只精緻的家徽。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明亮清澈，閃耀動人；紅潤的臉頰，是年輕強壯的心臟爲她灌注的真正膚色。快十八歲

了，就要成年的她，優美的身軀不脫稚氣，如朝露般純淨。

俯視著海天相連處那道炙熱的細線，母親說：「感覺上，我們不會喜歡這個地方。」女孩回答：「總之，我就是想回家。」

母女倆說得輕鬆愉快，但顯然因漫無目的而感煩悶，而且是真的毫無頭緒。她們想來點熱鬧刺激，倒不是因為精神疲憊需要提振，而是像贏得獎賞的學童那樣熱切渴望著應得的假期。

「我們在這裡待個三天，然後回家，我現在就去拍電報訂船票。」

飯店裡，女孩以一口流利道地的法語訂好房間，語氣卻單調得像在背誦些什麼似的。在一樓的房間安頓好後，她穿過明亮的落地窗，走了幾步路來到飯店前的石砌長廊。她走路的姿態像個芭蕾舞者，不會彎腰駝背而是抬頭挺胸。外面強烈的陽光吞噬了她的影子，女孩退了回去——光線實在太刺眼。四、五十公尺外，地中海正在猛烈的豔陽下失去色澤；長廊前，一輛斑駁的別克汽車在飯店車道上接受烘烤。

實際上，整個區域只見海灘有人氣。三名英國保姆正坐著編織，把一八四〇、六〇、八〇年代繁瑣枯燥的維多利亞式圖案織在毛衣和襪子上，她們說長道短的聲調乏味得活像在唸咒語；再往海邊去，十來個人在條紋陽傘底下做著家務，他們的十來個孩子或在淺水灘追逐著不知死活的魚，或者一絲不掛躺在太陽下，塗抹著椰子油的身體閃閃發亮。

露絲瑪莉來到沙灘上時，有個十二歲大的男孩從她身旁跑過去，帶著狂歡的吶喊衝進海裡。她感到一張張陌生的臉盯著自己看，於是也脫掉浴袍跟著下水。她臉朝上浮游了幾碼，發現海水太淺，於是搖搖晃晃站起身子踉蹌地往前走，使勁拖著有如被海水添了額外重量的纖細雙腿。到了水深及胸的地方，露絲瑪莉回頭望向岸邊，有個戴單片眼鏡、著貼身泳衣的禿頭男子，收起小腹，挺出毛茸茸的胸膛，正目不轉睛地看著她。她回

瞪了一眼，男子馬上拿掉眼鏡，任它滑落到胸前那叢可笑的胸毛裡，然後從手中的瓶子為自己倒了杯飲料。

露絲瑪莉的臉貼著水面，載浮載沉地划著四拍自由式游向浮臺。海水湧上，溫柔地將她拉離酷熱，海水滲透她的髮絲，流遍她身上的每一處。她在水中輾轉翻身，擁抱它，沉浸其中。游到浮臺時已然氣喘吁吁，卻有一名棕褐色皮膚的女人露出雪白的牙齒俯身瞧著她，露絲瑪莉這才驚覺自己的膚色呈現出未經陽光洗禮的白皙，於是轉過身子，朝岸邊漂移回去。

當她走出水面時，那個拿著瓶子、胸毛茂密的男子對她說：「聽我說，浮臺外面有鯊魚。昨天在尙安灣①有兩個落海的英國水手被吃掉。」這人看不出是哪一國人，卻說著一口慢條斯理的牛津腔英語。

「天啊！」露絲瑪莉驚呼。

「牠們是被船隊拋下的垃圾而吸引來。」胸毛男補充道，但隨即撇開眼神，表示自己出於好心警告才開口。而後矯情地退了幾步，又為自己倒上一杯飲料。

儘管此番對話招惹來一些注意力，但露絲瑪莉並未感覺不自在，她要找個地方坐下。每個家庭都占據了陽傘前的那塊沙灘，家人之間熱烈地交談互動，這種自成聚落的氛圍讓任何打擾都顯得冒昧。遠一點的地方，海灘上散布著卵石與乾枯海草，坐著一群肌膚跟她一樣蒼白的人。他們躺在小陽傘的遮蔭下，沒有使用海灘陽傘，顯然不是當地人。在深膚色與淺膚色的人群之間，露絲瑪莉找了個位置，在沙地上攤平浴袍。

就這麼躺著，她先是聽到人們的話語聲，接著感覺腳步繞過自己身邊，然後他們的身影從上方掠過。一隻好奇的狗神經兮兮地在她脖子上呼著熱氣；她覺得皮膚被曬得有些燒灼，耳邊隱約傳來海浪消退發出的嘩啦聲響。不久，她可以分辨每個人的聲音，還聽到有個被譏為「北方佬」的人，前晚從坎城一家咖啡店擄走一名侍者，只爲了想把人家鋸成兩半。說這故事的是個盛裝打扮的白髮婦人，她的髮飾牢牢紮在頭頂，肩上的蘭花早已凋謝，顯然從昨晚就是這副打扮。露絲瑪莉對她和她的同伴有些反感，於是側過身去。

這一邊最靠近她的是一名年輕女子，躺在幾把海灘陽傘相連的陰影下，正從攤在地上的一本書中開列清單。她的泳衣從肩上滑落，露出古銅色的紅潤背部，加上乳白珍珠項鍊的襯托，在陽光下顯得格外耀眼。她的容貌冷峻、清秀又惹人愛憐——她的目光轉向露絲瑪莉，卻沒在看她。女子後方有個戴騎士帽、身穿紅條紋泳衣的削瘦男子；再過去些是露絲瑪莉曾在浮臺上見到的女人，這女人也回頭望著她，瞧了一會兒；接著是滿頭蓬鬆金髮的長臉男子，穿著藍色泳衣但沒戴帽子，非常認真地朝著一個身穿黑色泳衣、顯然是拉丁裔的年輕男子講話，他倆還一邊撥弄著沙子裡的小海草。露絲瑪莉想，他們應該是美國人，但有些地方又不像她最近認識的那些美國人。

一小會兒後她明白了，那位戴騎士帽的男子正悄悄地為這群人表演些什麼。他拿著耙子故作正經地走來走去，表面上在耙除砂礫，卻神情凝重地模仿著什麼，他的一舉一動變得非常滑稽，而只要一開口就會引來一陣爆笑。離他們較遠的人如露絲瑪莉，儘管聽不到他說了些什麼，但注意力還是被吸引過去。海灘上唯一對此不感興趣的，是那位戴珍珠項鍊的年輕女子；也許是個性內斂使然，每傳來一陣熱烈的笑聲，她就更湊近面前的單子。

突然，那位戴著單片眼鏡、手拿瓶子的胸毛男走近露絲瑪莉，低頭對她說：「你游得非常棒。」她說過獎了。胸毛男又說：「是真的游得很好。我叫坎皮恩，有一位女士說她上星期在索倫托◎看到你，而且認得你是誰，希望能跟你碰個面。」

按捺住心中的不悅四處張望，露絲瑪莉看到那些皮膚蒼白的人正在等著，她情願地起身走向他們。

「這位是艾布蘭絲太太——麥吉斯科太太——麥吉斯科先生——鄧裴利先生——」坎皮恩介紹著。

「我們認得你，你是露絲瑪莉·霍伊特，我在索倫托認出你，還問了飯店櫃檯。我們認爲你真的很不可思議，想知道你爲什麼不回美國再拍一部出色的電影。」一身盛裝穿著的婦人說。

他們刻意爲她挪出了一個位子。認出她的婦人儘管有個猶太姓氏，卻不是猶太人。她是那種凡事都不在乎、身體硬朗胃口極佳，能夠活到下一個世代的老太婆。

「我們要提醒你，可別第一天就曬傷了。你的皮膚很重要，不過這海灘上似乎有很多討厭的規定，不知道你不會在意。」婦人興高采烈地說著。

譯註

① 尚安灣 (Golfe Juan)：坎城東方的一个海港，也是著名的海濱度假勝地。

② 索倫托 (Sorrento)：位於義大利南部坎帕尼亞區，濱臨那不勒斯灣，是著名的觀光市鎮。

## 2

「我們還以爲你在拍戲，但不清楚誰參與其中誰沒有。我先生對其中一位男士特別友善，原來那個男的是重要角色啊，差不多是男配角那種感覺。」麥吉斯科太太說。她是個眼睛無神、卻氣勢逼人的漂亮少婦。

「拍戲？有人在拍戲？」露絲瑪莉一知半解地問著。

「親愛的，我們就是搞不清楚這一切啊。我們不在戲中，我們是旁觀者。」艾布蘭絲太太笑著說，咯咯笑

到肥胖的身軀亦跟著抽動。

「艾布蘭絲老媽本身就是一齣戲。」鄧裴利先生評論道，他是個一頭淡色金髮的年輕娘味男子。坎皮恩先生對他搖了搖單片眼鏡，提醒著：「羅爾，注意，說話要有分寸。」

露絲瑪莉不自在地看著他們，真希望母親陪在身邊。她不喜歡這些人，跟海灘另一邊那些讓她感到有趣的人相比，更是明顯。母親穩重簡潔的社交手腕通常可以迅速果決地擺脫這種煩人場面。不過，露絲瑪莉成名才六個月，青少年時期接受的法國教育，夾雜著後來體驗的美國式民主作風，有時會讓她陷入眼前這樣的困擾。年約三十歲的麥吉斯科先生體型削瘦，有張雀斑紅臉，並不覺得「拍戲」這個話題有趣。原本一直注視著海的他，迅速朝妻子瞥了一眼後，轉向露絲瑪莉追問道：「要待很久？」露絲瑪莉回答：「只待一天。」他回應著：「喔。」

麥吉斯科顯然感到話題已經徹底改變了，便逐一望向其他人。

麥吉斯科太太天真地問：「要不要在這裡待上整個夏天？這樣你就可以看到一整齣戲。」她丈夫咆哮道：「看在老天的分上，薇奧莉，別再提這檔事了。換個話題吧，拜託！」

麥吉斯科太太湊近艾布蘭絲太太，以一種清晰可聞的音量低語著：「他很緊張。」做丈夫的否認：「我不緊張。我偏偏一點也不緊張。」

他怒形於色，淡淡的紅暈泛滿臉頰，看來再辯無益。他突然意識到自己的處境，於是站起身走進水裡，他妻子緊隨在後，露絲瑪莉抓住機會也跟了過去。

麥吉斯科深吸一大口氣，然後投入淺水處，生硬地揮動雙臂拍打著地中海海水，顯然想游個自由式——但那口氣耗盡了，他站起來四下張望，驚訝發現海灘仍近在眼前。

他用探詢的眼光看著露絲瑪莉：「我還沒有學會換氣，我一直不明白人們如何在水中換氣。」她解釋：

「你要在水下吐氣，然後每划四下把頭轉出水面吸氣。」他回答：「對我來說最難的部分就是換氣。我們游去浮臺？」

浮臺隨著波浪來回晃動，蓬鬆金髮男正平躺其上。麥吉斯科太太攀向浮臺邊緣時，浮臺突然一斜，扯著她的手臂，男子探出身，將她拖了上去。

「我擔心它撞到你。」男子的聲音緩慢而靦腆。印第安人的高挺顴骨，寬闊的上唇，深邃的暗金色大眼——男子擁有一張露絲瑪莉不曾見過的憂傷容貌。嘴角輕輕吐出這些話，以一種無比迂迴含蓄的方式傳達給麥吉斯科太太。而後隨即縱身跳入水中，長長的身影朝著海岸筆直而去。

露絲瑪莉和麥吉斯科太太看著他。當衝力用盡，他忽然蜷起身子，再把清瘦的大腿高舉水面上，然後完全沒入水裡，只留下少許泡沫。

露絲瑪莉說：「他是個游泳好手。」麥吉斯科太太的回答卻帶著意想不到的藐視：「哼，他是個糟糕的音樂家。」

她轉頭看向丈夫。他失敗了兩次後終於爬上浮臺，不斷舞動身軀努力保持平衡，反而顯得蹣跚。麥吉斯科太太對他說：「我剛剛才在說艾貝·諾斯或許是游泳好手，卻是個糟糕的音樂家。」「對啊。」麥吉斯科先生勉強同意。他顯然替自己妻子闢了一個小戰場，讓她高興在裡頭怎麼高談闊論都行。

麥吉斯科太太轉而炮火猛烈地對露絲瑪莉說：「安塞爾是我的偶像，還有喬伊斯。我想你在好萊塢應該很少聽到這些人物，不過我先生可是美國第一個對《尤利西斯》發表評論的人喔！」<sup>①</sup>

麥吉斯科平靜地說：「我想來根雪茄，現在這對我來說比較重要。」麥吉斯科太太不放棄：「我先生知道內幕……亞伯特，你難道不是這麼認為嗎？」

她的聲音突然停了下來。那名戴珍珠項鍊的女子加入自己的兩個孩子進到水中嬉戲，接著艾貝·諾斯像座火山島似的從其中一個孩子身子底下冒出來，將他高舉在肩上。那孩子喊叫得既害怕又興奮，女子只恬靜地看著，臉上沒有笑容。

露絲瑪莉問：「那是他的妻子嗎？」麥吉斯科太太的雙眼如相機鏡頭般緊盯著女子的臉，不曾稍移：「不，她是戴弗太太。他們不住在旅館。」

過了一會兒，麥吉斯科太太又熱烈地轉向露絲瑪莉：「你以前到過國外嗎？」露絲瑪莉答：「有……我在巴黎唸書。」

麥吉斯科太太朝著岸邊聳了聳左肩：「噢，那麼你大概知道，要想在這裡玩得開心，就得認識幾個道地的法國家庭。這些人哪可能得到什麼樂趣，他們不過是自成小圈圈地黏在一起。我們則是有介紹信的，已經在巴黎見過所有頂尖的法國藝術家與作家，很不錯的。」露絲瑪莉答：「我想是的。」

麥吉斯科太太又說：「跟你說，我先生快寫完他的第一部小說了。」露絲瑪莉答：「喔，真的啊？」她並沒有特別在想些什麼，只是納悶天氣這麼熱，母親會不會跑去睡覺。

麥吉斯科太太繼續說：「那是根據《尤利西斯》的構想，不過人家的題材是二十四小時，我先生要寫一百年。他寫的是一個年老沒落的法國貴族，和機械時代形成對比……」麥吉斯科抗議：「噢，老天，薇奧莉，不要把这个構想告訴每一個人，我不想再在書出版前就到處流傳。」

露絲瑪莉游回岸邊，把浴袍披在早已痠痛的肩膀上，再次躺在陽光下。那個戴騎士帽的男子正拿著一個瓶子和幾只小玻璃杯穿梭在陽傘之間，不久後，他和朋友們的互動變得更熱絡密切，在陽傘下聚成一團；露絲瑪莉猜想是某人要離開了，大夥在沙灘上喝最後一杯。就連孩子們也注意到陽傘下的熱鬧場面，而紛紛往那裡聚

集；露絲瑪莉覺得，這全是騎士帽男子帶動起來的。

正午，烈陽籠罩著天與海——就連五英里外一道白線似的坎城遠影，也逐漸化成清涼的海市蜃樓景致；一艘橘紅帆船從深藍的外海駛來，後面拖著長長浪花。廣闊的海岸上似乎毫無生氣，只在陽傘遮蔭的彩影下傳來潺潺話語的動靜。

坎皮恩朝她走近，站在數英尺以外的地方，露絲瑪莉閉上雙眼假裝睡著。然後她眯縫著眼，模模糊糊看見兩條柱子般的腿，那人想慢慢挪移到一片海砂色的雲朵下，但雲朵飄往炙熱的天際。露絲瑪莉真的睡著了。

醒來時全身濕汗淋漓，她發現海灘上人群散盡，只剩騎士帽男子正在收摺最後一把陽傘。露絲瑪莉仍躺在那兒眨著眼睛，他走近些，對她說：「我原本打算離開前要叫醒你。一下子曬太多太陽可就不好了。」露絲瑪莉說謝謝您，接著看到自己曬得紫紅的雙腿：「天啊！」

她露出愉快的笑容想與他攀談，不過迪克·戴弗已經提著更衣帳篷和海灘陽傘走向一輛發動的汽車，於是她走進水裡把汗沖掉。他回來撿起耙子、鏟子和篩子，把它們藏在一道石縫裡，來回掃視沙灘看看有沒有遺漏東西。

露絲瑪莉問：「你知道現在幾點鐘嗎？」迪克·戴弗答：「大概一點半。」

他們同時望了一下大海。

迪克·戴弗又開口：「這時間還好，不算是一天之中最壞的時刻。」

他看著她，一時之間，她活在那雙眼睛的亮藍色世界裡，熱切又有自信。然後他揹著最後的一些雜物回到自己車上，露絲瑪莉從水裡出來，抖一抖浴袍，走回了岸上的旅館。

譯註

①喬治·安塞爾 (George Antheil, 1900 ~ 1959)，美國前衛作曲家與鋼琴家。

詹姆斯·喬伊斯 (James Joyce, 1882 ~ 1941)，愛爾蘭詩人與小說家，最著名的作品是1922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尤利西斯》(Ulysses)，描寫三個都柏林人在一天之中發生的日常經歷。

### 3

她們走進餐廳時已差不多下午兩點鐘。大片光影交錯的圖案映射在一張張空盪的餐桌上，隨著窗外搖擺的松枝來回晃動。兩名侍者正在堆疊餐盤，同時用義大利語高聲交談，一見客人進來即戛然而止，隨後為她們送上已經放久了的午間套餐。

露絲瑪莉先開口：「我在沙灘上墜入情網了。」母親問：「跟誰？」露絲瑪莉回答：「先是一群看起來不錯的人，後來是一個男人。」

母親又問：「你有跟他交談？」露絲瑪莉狼吞虎嚥地吃著：「只講了幾句。他長得非常英俊，紅色頭髮，可是已經結婚了……現實通常都這樣。」

母親是露絲瑪莉最好的朋友，而且竭盡所能地教導她，這在演藝圈並不罕見；比較特別的是，艾希·史培斯太太這麼做並不是為了補償自己的失敗。她對自己這一生沒有任何怨嘆或忿恨，兩次美滿的婚姻，兩次的喪

偶，每一次的經歷都更加深了她淡泊的個性。她的第一任丈夫是騎兵軍官，第二任是軍醫，兩人都留下了遺產，她則努力維持原封不動地留給露絲瑪莉。史培斯太太不縱容露絲瑪莉，她把女兒訓練得夠堅強，孜孜矻矻地為露絲瑪莉培養出一種理想主義的性格，讓女兒到目前為止都把注意力放在她身上，並透過她的眼睛，也就是母親的眼睛來看世界。因此，當露絲瑪莉還只是個平凡的孩子時，受到的是來自母親和自己的雙重保護，意即成熟的人生觀會讓她對瑣碎、膚淺和粗俗的事物保持距離。但自從露絲瑪莉在電影圈意外走紅後，史培斯太太認為讓女兒在精神上獨立自主的時候到了，如果把這種有點過分嚴厲到讓人喘不過氣來的理想主義性格，放在自己以外的地方，這孩子應該會活得比較快樂而不痛苦。

史培斯太太問：「那麼，你喜歡這個地方嗎？」露絲瑪莉答：「如果認識那群人，或許滿有意思的；但還有一些其他人，就不怎麼好了。他們全都認得我——無論我們到什麼地方，每個人都看過《掌上明珠》那部電影。」

史培斯太太等著女兒高漲的自負情緒消退下去，然後用平淡的口吻說：「這倒讓我想起，你什麼時候要去拜訪厄爾·布蘭迪？」露絲瑪莉答：「如果你休息得夠了，我想我們可以今天下午去。」史培斯太太回應：「你去，我不去。」露絲瑪莉說：「那我們明天再過去。」

史培斯太太堅定地說：「我要你自己去。那地方離這裡並不遠，況且你又不是不會講法語。」露絲瑪莉爭取著：「媽，不是有些事情，我不必非得要做嗎？」史培斯太太換個說法：「噢，那麼晚一點再去吧，不過一定要在我們離開之前去。」露絲瑪莉答：「好的，媽。」

用完午餐，母女倆都被突如其來的平靜弄得意興闌珊，美國遊客來到國外清閒的地方常有這種情況。沒有刺激的事物，沒有喊叫的聲音，沒有旁人的見解突然引發自己的片段思緒，她們心裡惦記著大城市的喧囂，覺得生活在這裡停頓了。

「媽，我們只在這裡待三天吧。」她們回到房間時，露絲瑪莉說。外面微風徐徐吹起蒸騰熱氣，穿過了樹林，從百葉窗一陣陣送進屋內。

史培斯太太問：「那麼，你在海灘愛上的那個男人怎麼辦？」露絲瑪莉答：「我不愛任何人，除了你，親愛的媽媽。」

露絲瑪莉來到大廳跟高斯老爹說要搭火車。身穿土黃色卡其服的老爹懶洋洋地靠在櫃臺直盯著她看，然後猛然想起自己的職業禮貌。兩名畢恭畢敬的侍者領著她搭上巴士坐往火車站，那種過於有禮的一片靜默讓她感到困窘，很想敦促著他們：「你們儘管聊自己的，我一點也不在意。」

頭等艙很沉悶，車廂裡色彩豔麗的廣告看板如亞爾的加爾水道橋，奧蘭治的古羅馬劇院，夏慕尼的冬季運動<sup>①</sup>，都比窗外一成不變的茫茫海景更令人感到新鮮。不像美國的火車只管朝終點全力奔馳，沿途嘲弄那些被遠拋在後的人們，這列火車與它通過的鄉野景象融為一體——氣流攪動了棕櫚葉上的灰塵，煤渣紛落在田園的乾糞團上；露絲瑪莉確信，只要探出窗外，就可以用手摘到花朵。

坎城火車站外，十多個計程車司機在車上打盹。海濱步道旁的賭場、時髦商店和大飯店，全都像戴著單調的金屬面具朝向夏日海洋。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此地居然有過旺季，這讓打扮入時的露絲瑪莉感到有些不自在，彷彿她對死氣沉沉的地方有種病態喜好；彷彿人們驚歎她為什麼不是出現在熱鬧的冬季，而是旺季之間的淡季，這時的北方才是人聲鼎沸的世界。

當她拿著一瓶椰子油走出藥房時，有個滿手捧著沙發墊的女子從她面前過去，走向停在街邊的一輛汽車，露絲瑪莉認出那是戴弗太太。一條身形長長的短腿黑狗戴弗太太吠叫，瞌睡中的司機被驚醒過來。她坐進車內，擺好自己優雅的臉蛋，雙眼炯眇有神，直視遙遠的前方。她身穿鮮紅色洋裝，露出褐色的雙腿，一頭暗金

色的濃髮像極了中國鬆獅犬。

火車還要等半個小時，露絲瑪莉坐在海濱大道上的聯盟咖啡館，枝葉灑下的綠色暮光落在桌上，一支樂隊正為假想中的各國遊客演奏尼斯嘉年華歌曲，以及美國去年的流行曲。她幫母親買了《時代報》和《週六晚郵報》，喝著柳橙汁，翻開郵報讀一篇俄國公主的回憶錄，發現——上個世紀末的久遠習俗，感覺上比現在法國報紙的頭條新聞還要來得真實貼切。露絲瑪莉在旅館也有相同的壓迫感，經常看到怪誕的事被渲染成一齣喜劇或悲劇，涉世未深的她無從分辨事實真相，只開始覺得法國人的生活既空虛又煩悶。樂隊傳來的憂傷曲調更加深了這種感受，不禁令她想起雜耍團表演時所奏的淒涼樂曲。她很高興可以回高斯飯店。

由於肩膀曬得太厲害，第二天沒法游泳，她和母親租了一輛汽車（經過一番討價還價後，露絲瑪莉自成一套在法國議價的辦法），在蔚藍海岸四處兜風，這個地方是許多河川匯流而成的三角洲。汽車司機像極了恐怖伊凡時代的俄國沙皇，自動擔任起導遊工作，坎城、尼斯、蒙地卡羅這些燦爛的城市都從蟄伏的偽裝下活躍了起來，輕聲訴說著垂老君主在此宴客或殞歿，印度王公朝英國芭蕾舞舞者丟擲自己華麗的配飾，俄國王子一連數週過著糜爛的生活，簡直，就是暮光下的波羅的海。整個沿岸地區，從已經關閉的書店和雜貨店，尤其可見俄國人遺留下來的蹤跡。十年前，當旅遊旺季在四月份結束時，東正教的教堂鎖上大門，他們偏愛的甜香檳也收藏妥當。「我們下一季就回來。」俄國人這麼說，但話說得太早，因為他們就此一去不回。

傍晚時分，車子開回旅館的路上顯得輕鬆愉快，下方海水映出神秘色彩，如同兒時見到的瑪瑙般繽紛，綠牛奶的綠，肥皂水的藍，還有葡萄酒的暗紅。沿途看見人們在戶外吃著晚餐，爬滿藤蔓的鄉間咖啡小館傳來響亮的自動鋼琴樂音，一切是如此宜人。他們駛離金色海濱，轉進通往高斯飯店的道路，兩旁層層堆疊的綠林越發昏暗，月亮早已升得比水道遺跡還要高了……

旅館後方的山中似乎有一場舞會，露絲瑪莉躺在蚊帳裡聽著音樂從鬼魅的月光中傳來，她明白此時此刻的

某個地方應該也是歡樂洋溢，她想到了海灘上那群可愛的人。她想，明天早上或許可以遇見他們，但他們顯然自成一體，陽傘、竹蓆、狗和小孩所在的那塊沙灘有如被柵欄圍起似的。她拿定主意，在這裡的最後兩個早晨，絕不花時間在另一群人身上。

譯註

①亞爾 (Arles)：位於法國南部隆河口省，城鎮內保留相當完整的古羅馬建築，北方加登河上的加爾水道橋大約建於西元一世紀，是全長五十公里引水道的一部分。

奧蘭治 (Orange)：法國南部沃克呂茲省的歷史小鎮，最早建於西元前三十五年，以古羅馬建築聞名，其中凱旋門及古羅馬劇院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夏慕尼 (Chamonix)：位於法國東南部與瑞士、義大利交界附近，一個位在白朗峰山腳下的小鎮，是知名滑雪勝地。

## 4

事情自然而然就解決了。麥吉斯科夫婦還沒出現，露絲瑪莉才剛脫下浴袍，兩名男子離開他們所屬的那個

小團體朝她走來，一個是騎士帽男子，一個是身材高大滿頭金髮、想把侍者鋸成兩半那位。

「早安。」迪克·戴弗問候著，然後停頓了一下，「……我看看，有沒有曬傷。你昨天怎麼沒出現？我們都很擔心你。」

露絲瑪莉坐起身，用愉快的淺笑迎接他們到來。

迪克·戴弗繼續說著：「我們才正在納悶，或許你今天早上也不會出現。我們可以一起下水玩，我們那兒有吃的喝的，所以這是個盛大的邀請。」

他看起來體貼迷人，話語承諾了對她的照顧，不久還為她開啓了一個全新的世界，拓展出無限美好的可能性。他巧妙地介紹著，卻沒有提及她的名字，讓她輕鬆了解到每個人都認得她，卻完全尊重她的私人生活——自從成名之後，除了業界人士，她從未遇過這樣殷勤的場面。

妮可·戴弗的古銅色背脊從珍珠項鍊往下延展，她正在看食譜裡關於馬里蘭雞的作法。露絲瑪莉猜想她大約二十四歲年紀——容貌就一般標準而言算是漂亮，不過造物主一開始似乎用強健的骨架與特徵做出了頗富氣概的比例，好比她的五官、顯眼的額頭和膚色，這些能讓人聯想到一個人的個性與氣質之處，都被鑄造成有如羅丹的雕塑那般強而有力；接著再往嫵媚的方向慢慢雕琢，但只要一失手，就會徹底破壞原本的力度與個性，像是鑿刻嘴巴時便冒著極大的風險，它既有雜誌封面女郎般的誘人弧度，又能與臉上的其他部分取得協調。

妮可問：「你來這裡很久了嗎？」她的聲音低沉，近乎粗啞。

露絲瑪莉突然想到一個可能性，或許她和母親可以多待一個星期。

露絲瑪莉含糊地回答：「沒有很久。我們在國外待了很長一段時間……三月份在西西里上岸，然後慢慢往北走。一月份拍片時，我感染了肺炎，直到現在還在休養。」

妮可驚呼：「老天保佑！怎麼會這樣？」

露絲瑪莉不想透露太多自己的事：「哎呀，都是因為游泳。有一天，我不知道自己得了流行性感冒，當時正拍到我在威尼斯跳進運河的一幕。布景非常昂貴，所以一整個早上我一再往下跳啊、跳啊、跳的。母親找了醫生陪在旁邊，可是沒有用，我還是感染了肺炎。」

不讓眾人來得及接話，露絲瑪莉立刻改變話題：「你們喜歡這兒嗎？我是說這家飯店。」艾貝·諾斯悠悠地說：「他們非喜歡不可，這是他們想出來的點子。」一邊說，一邊慢慢轉動他那顆華麗的腦袋，眼神和善又意有所指地停在戴弗夫婦身上。

露絲瑪莉有點訝異：「喔，是嗎？」妮可解釋著：「這是飯店在夏季開張營業的第二年，我們說服高斯老爹保留一名廚師、侍者和男僕，這樣就可以打平收支，今年甚至還有些盈餘。」露絲瑪莉追問：「但你們不住在飯店。」妮可回答：「我們在塔姆村蓋了一棟房子。」

迪克·戴弗調整著陽傘的角度，遮住露絲瑪莉肩頭上的陽光，一邊說：「我們的想法是，像多維爾<sup>①</sup>這樣的北方度假勝地，被不怕冷天氣的俄國人和英國人給相中了；但我們美國人有一半都來自熱帶氣候，所以會開始到這兒來。」

那個拉丁裔年輕人一直在翻閱《紐約先鋒報》。

他突然發問，然後用輕蔑的法國腔說話：「喲，這些人都是些什麼國籍？——『下榻維威皇宮飯店的有彭迪·弗列斯科先生，玻妮絲夫人』，我可沒誇張，還有『柯琳娜·玫瑰薩，帕許夫人，塞拉芬·圖立歐，瑪麗亞·阿曼利雅·胡托梅，莫艾絲·陶貝立，巴哈哥比斯夫人，阿帕索·亞歷山卓，約蘭達·尤斯范格羅，還有吉娜娃·迪摩謬斯！』最吸引我的就是吉娜娃·迪摩謬斯這名字了，應該很值得跑一趟維威<sup>②</sup>，去瞧瞧這位女士。」

他忽然坐立不安地站了起來，大動作舒展著四肢。他比戴弗或諾斯年輕個幾歲，身材高大、體格結實，只

是肌肉過度集中在肩膀和上臂。就一般標準而言，他乍看是個英俊男子，但臉龐卻帶有一種隱約的醜陋，減損了他褐色眼睛魅力四射的神采。只要忘掉他那張沒法忍受無聊的嘴，以及因焦躁和討不到好處而皺起的緊皺前額，就會讓人想起那雙迷人的眼睛。

妮可說：「我們上星期在幾則關於美國人的新聞中，看到一些滿可怕的人名。艾芙琳·奧斯特太太，和……還有什麼來著？」戴弗補充：「還有弗萊許先生。」<sup>③</sup>一邊說，他也一邊站了起來，拿著自己的耙子開始認真耙出沙子裡的小石頭。妮可很快反應：「噢，對啦，是弗萊許，這姓氏難道不會讓你起雞皮疙瘩？」

感覺上跟妮可在一起很平靜，露絲瑪莉發現甚至比和母親在一起還要平靜。艾貝·諾斯和那個法國人巴本在談論摩洛哥。妮可抄完食譜做起針線活。露絲瑪莉觀察著他們帶來的東西——四支太陽傘組成一整片遮陽棚，一個提供更衣的可攜式淋浴帳篷，一隻充氣橡皮馬，這些戰後的第一批奢華產品全是露絲瑪莉從未見過的新玩意兒，說不定，他們還是最早買到的人。她猜想他們是追求時髦的人，儘管母親早就告誡她要提防這類游手好閒的人，在這裡她倒不覺得是如此。就算他們動也不動，與早晨的閒適融合在一起，她還是可以感覺到他們想做某件事的意圖，朝著一個她所不知的方向創造些什麼。她那尚未成熟的心智不會加以臆測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只在意他們對待自己的態度；儘管如此，她仍察覺出某種愉悅的互動氣氛，心想他們應該相處得很開心。

她依序看著這三個男人，暫時把他們占為己有。他們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展現優雅，都有一種很特別的紳士風範，她覺得他們天生如此，無論過去或未來，不因境遇而改變，完全不像演員們的社交行爲；她同時也感受到一種無微不至的體貼，和那些在她生活裡代表著知識分子的導演所表現出的馬馬虎虎同業情誼，有著天壤之別。以往，她所認識的男性不是演員就是導演，還有去年秋天耶魯大學舞會上遇到的那一大群身分混雜難辨、只對一見鍾情感興趣的大學男孩。

這三個男人各有不同。巴本少了點教養，比較猜忌與刻薄，他的禮貌是在應付場面，甚至有些敷衍。艾貝·諾斯在羞怯的個性下急欲表現幽默，逗她開心也讓她感到迷惑；但她天性嚴肅認真，可不認為自己會留給他多深的印象。

但是迪克·戴弗……他的一切都很完美，她默默欣賞著他。氣色是經過陽光洗禮的紅潤，短潔的汗毛稀疏分布在雙臂與手背。眼睛是明亮的深藍色，鼻子些微尖挺，永遠朝著他所觀望或說話的方向——這實在是令人感到恭維的關注，現在還有誰會正眼瞧人？無論好奇或冷漠，人們都只是輕瞥一眼，如此而已。他那隱約帶有愛爾蘭腔的話語聲極具說服力，她可以感覺到牠內心的堅毅和自律自制，而這些正是她自己所遵守的美德。噢，她選上了他；此時妮可正好抬頭，瞧見她選上了他，還聽見了那聲露絲瑪莉因他是有婦之夫而發出的輕嘆。

將近中午，麥吉斯科夫婦，艾布蘭絲太太，鄧裴利先生和義大利籍的坎皮恩先生來到海灘。他們新帶了一支海灘陽傘，撐起來的同時還朝戴弗夫婦這個方向看了一眼，然後帶著心滿意足的表情爬到陽傘底下；但麥吉斯科例外，他始終不屑一顧地待在太陽下。

迪克把石子的時候經過他們附近，現在回到了自己的陽傘這邊。他小聲地說：「那兩個年輕人一起在看《禮儀大全》。」艾貝說：「看來是想替自己增添一些涵養。」

露絲瑪莉第一天在浮臺上遇見的皮膚曬成棕褐色的年輕女人，剛游完泳回來——瑪麗·諾斯露出了俏皮的微笑：「原來是那對絕不激動的夫妻來啦！」妮可手指艾貝，提醒她：「他們可是這個人的朋友！」

妮可接著又問艾貝：「為什麼不過去和他們說說話？你不認為他們很引人注目嗎？」艾貝同意：「是啊，我認為他們非常引人注目，我可不想去正視這件事，如此而已。」

妮可承認：「嗯，我倒覺得今年夏天海灘上人太多了。這是我們的海灘，是迪克從卵石堆創造出來的。」

她想了想，然後把聲音放低，免得坐在後面另一支陽傘下的三個保母聽到，「不過，這些人還是比去年那些英國人來得好，不會一直喊：『瞧那海水有多藍！看那天空有多亮！小娜麗的鼻子曬紅了！』」

露絲瑪莉心想，她一定不要與妮可為敵。

妮可對露絲瑪莉說：「不過，你沒看到那場打鬥。就在你抵達的前一天，那個已經結婚的男人，姓氏聽起來像汽油或奶油的替代品那個……」露絲瑪莉接話：「麥吉斯科？」

妮可回應著：「正確。他們夫妻倆起了口角，做妻子的抓起一把沙子扔到丈夫臉上。丈夫當然生氣，於是坐在妻子身上，拿她的臉往沙子裡磨蹭。我們全都嚇壞了，我還要迪克過去排解。」

迪克·戴弗心不在焉地盯著竹簾看：「我想，我會過去邀請他們來吃晚餐。」妮可馬上對他說：「不會吧，你不會。」迪克回道：「我認為這個主意非常好。畢竟他們在這裡，我們還是隨和些吧。」

妮可一臉堅持地笑道：「我們已經非常隨和了。我絕不會讓自己的鼻子去磨蹭沙子，我可是個桀驁強悍的女人。」她對露絲瑪莉解釋著，然後提高嗓門說，「孩子們，換上你們的泳衣。」

露絲瑪莉覺得這趟游泳會是永生難忘的一次，以後只要提到游泳都會在腦海中浮現。所有的人同時往海水前進，經過長時間按兵不動，早已準備好從酷熱走進清涼，就像品嘗火辣咖哩時配上一杯冰鎮白酒那樣——戴弗夫婦彷彿活在古文明時代，總是用手邊的材料製造出最大的可能，並賦予這種轉變極高的價值；但露絲瑪莉並不知道，從專注於游泳的這一刻，到七嘴八舌的普羅旺斯午餐時間，還會有另一個轉變。不過，她再次感受到迪克照應著她，而她也好似接受命令般樂於回應他的舉動。

妮可遞給自己丈夫一件稀奇古怪的衣服，就是她剛才縫製的那件。他進到更衣帳篷裡，出來的瞬間引起一陣騷動，他就像——穿著透明的黑色蕾絲內褲，仔細看才發覺其實有膚色布料做襯底。

麥吉斯科也看到了，不屑地說：「噢，那真是件娘味十足的玩意兒。」然後立刻轉向鄧裴利和坎皮恩，補

了一句：「噢，請原諒我這麼說。」

露絲瑪莉則對那件泳褲拍手叫好。涉世未深的她，本能地對戴弗夫婦這種昂貴的簡約舉動報以熱烈的響應，卻並不了解其中的複雜與老練——這，可是跑遍世界各地商場後重質不重量的選擇。她所不知道的還有那些坦率的行爲、呵護備至的親切與善意，以及對基本美德的重視，全是向老天拚命爭取來的一部分，而且經過一番她絕對想不到的奮鬥。當時，戴弗夫婦表面上看起來是走在時代尖端的那種人，大多數人在他們身旁顯得土氣——但實際上，有個內在改變已經開始，只是露絲瑪莉完全看不出來。

露絲瑪莉跟他們站在一起，喝著雪莉酒，吃著餅乾。迪克·戴弗用清澈的藍眼睛望著她，他那張親切厚實的嘴經過深思後緩緩說出：「我好久沒見到像你這樣，一個看起來真正青春洋溢的女孩。」

後來，她撲倒在母親的膝上哭個不停。露絲瑪莉說：「媽，我愛他，無可救藥地愛上了他，我從來都不知道對人會有這種感覺。而且他已經有太太了，我也很喜歡她，這情況實在很絕望。噢，我是多麼愛他！」

史培斯太太表示：「我想見見他。」露絲瑪莉說：「他太太邀請我們星期五過去吃晚餐。」

史培斯太太安撫著：「如果你戀愛了，應該要高興，你應該要歡笑。」

露絲瑪莉抬起頭，臉輕輕顫動了一下，然後露出美麗的笑容。母親對她總是非常有影響力。

譯註

①多維爾 (Deauville)：法國北方臨近英吉利海峽的度假小鎮，設有賽馬場、遊艇碼頭與豪華飯店等奢華休閒設施。

② 維威 (Vevey)：瑞士日內瓦湖東北岸的城鎮，景色優美，吸引許多名人到此居住。

③ 奧斯特 (Oyster)，牡蠣之意；弗萊許 (Flesh)，肌肉之意。

## 5

露絲瑪莉悻悻然前往蒙地卡羅，她可能從來沒這麼悶悶不樂過。她坐車經過崎嶇的山路來到杜爾比小鎮，站在重建中的高蒙電影公司舊製片場入口柵欄前，等待那張寫了口信的卡片遞進去後傳來答覆，眼前的景象和她在好萊塢看到的一樣。新近拍片留下了一些非比尋常的廢棄物——一處殘破的印度街景，一隻硬紙板做的大鯨魚，一棵古怪大樹掛滿籃球大小的櫻桃，就像獲得奇異恩典般枝葉茂盛，還有本土的淺蠟菊、含羞草、軟木橡或矮松。有一處快餐帳篷，兩座空盪盪的大舞臺，以及製片場內隨處可見一群群滿懷著希望等待的濃妝豔抹臉孔。

十分鐘之後，有個頭髮顏色像金絲雀羽毛的年輕人匆忙來到門口。

「請進，霍伊特小姐，布蘭迪先生正在拍片現場，不過他很想見你。抱歉讓你久等了，但你也知道，許多法國女人很糟糕，硬是要擠進來……」

攝影棚經理打開舞臺建築空牆上的一道小門，心頭湧上一陣令人高興的熟悉感，露絲瑪莉跟著他走進陰暗

中。昏暗光線中人影晃動，一張張蒼白的臉轉向她，就像煉獄裡的靈魂看見一個凡人通過。周圍傳來輕聲低語，和緩的顫音顯然是遠方小風琴發出的。他們轉過幾塊板子搭建的牆角，來到白熾燈噝噝作響的舞臺上，一位法國男演員襯衫的前胸、衣領和袖口全染成了鮮豔的桃紅色，正和一位美國女演員動也不動地站著對望。他們用糾纏的眼神緊盯對方，彷彿幾個小時以來都維持著同樣姿勢；又經過一段好長的時間，仍然沒有變化，沒有人動。一排燈光在爆烈的噝噝聲中熄滅，又亮了起來；遠方響起錚頭哀怨的敲擊聲，試圖加以修復；一張藍色的臉出現在上面的眩光裡，朝著更上方的暗處不知在呼喊些什麼。然後，露絲瑪莉前方出現的一道話語打破了沉寂。

「寶貝，不要脫掉絲襪，你這樣會毀掉十雙不止。還有，那件戲服要價十五英鎊。」說話的人向後退了幾步，撞到露絲瑪莉。

這時，攝影棚經理說：「嗨，厄爾……這是霍伊特小姐。」

這是他倆第一次見面。布蘭迪的動作迅速又熱情，他握住她的手，她看著他從頭到腳打量了自己一番，這種舉動她認可而且習以為常——任何人對她做出此舉，會讓她隱約感到自己的優越地位。假如她的容貌是一項財產，她會善用這項財產以得到任何好處。

布蘭迪說：「我在想，你這幾天就會出現。旅程還愉快嗎？」他的嗓音就私下談話而言有點太刻意，其中還夾雜了些毫不修飾的倫敦土腔。露絲瑪莉答：「愉快。不過，我們很高興就要回家了。」

布蘭迪反對：「不不不，多待一會兒，我有話跟你說。你演的電影非常了不起，就是那部《掌上明珠》。我在巴黎看的，後來立刻拍電報到西岸，想知道你是不是已經簽了合約？」露絲瑪莉答：「剛簽了……：很抱歉。」布蘭迪說：「天啊，多麼棒的一部電影。」

不想再傻笑附和，露絲瑪莉皺起眉頭：「沒人想永遠只被記得拍了一部電影。」布蘭迪回應：「那當然，

你說得沒錯。接下來的計畫呢？」

露絲瑪莉答：「母親認為我需要休息一陣子。回去之後，我們大概會跟第一國際電影公司簽約，或者繼續待在那流四海電影公司。」布蘭迪問：「我們是指誰？」露絲瑪莉答：「我母親。生意的事由她決定，沒有她我不來。」

他再次將她全身上下掃過一遍，在此同時，露絲瑪莉對他流露出此許好感。不能算是喜歡，更談不上是早上在海灘對那男人發自內心的愛慕。這只是一時被觸發。他對她滿懷慾火，她的清純情感於是被引燃，順其自然地想獻身給他。不過她也知道，離開這兒半個小時後她就會把他給忘了，就像——在電影裡被男演員吻了一下罷了。

布蘭迪問：「你們住在哪裡？噢，對了，高斯飯店。話說我今年的計畫也已經排定，不過寫給你的信依然算數。我最想一起合作拍片的女明星就是你，當然，康妮·泰爾馬奇能只算是童星。」

露絲瑪莉答：「我也這麼認為。你為什麼不叫好萊塢呢？」布蘭迪說：「我沒法忍受那該死的地方，我在這裡很好。這一幕拍完，我會帶你四處看看。」走上舞臺後，他開始跟那名法國男演員低聲說起話來。

五分鐘過去了，布蘭迪仍繼續說著，法國人不時點點頭，換隻腳撐住身體。突然，布蘭迪不講了，對著燈光喊了幾句，它們像驚醒似的伴隨著嗡嗡聲射出強光。洛杉磯的喧譁吵雜重現在露絲瑪莉周遭。她處之泰然地再次穿梭於隔板搭建的城市布景間，很想回到舞臺那裡；卻又不希望布蘭迪結束拍攝後，察覺她正處於這種情緒裡，露絲瑪莉於是帶著內心受到的誘惑離開了製片廠。現在她知道那裡有個製片廠，地中海世界不再那麼沉寂了。她喜歡街上的人們，在前往火車站的路上為自己買了一雙平底涼鞋。

史培斯太太很高興，因女兒完全按照她的吩咐去做，做母親的還想為自己女兒拓展更高的知名度。史培斯太太外表看來精力充沛，其實很疲倦——守在臨終床側實在讓人身心俱疲，何況她還經歷過兩次。

午餐喝了玫瑰紅酒後感覺很舒服，妮可·戴弗雙臂緊緊環胸，擠得肩膀上的假山茶花都要碰到腮幫子，然後她走到外面那片草地稀疏的可愛花園。花園的一側緊貼屋子，從這裡開始向外延伸，兩旁是老舊的村莊房舍，最遠的一端是俯臨海洋的岩石峭壁。

比鄰著村莊的圍牆到處覆蓋著塵土，蜿蜒的藤蔓、檸檬樹和桉樹，還有一臺隨意擱放的手推車——儘管放在這兒沒多久，卻已和小徑融為一體，開始頹敗腐朽了。妮可轉往另一個方向，沿著牆，經牡丹花圃，走進一處綠意盎然又陰涼的地方，葉子和花瓣因沾染濕氣而捲曲，每次來到這裡總讓她感到驚奇。

她頸子上繫了一條淡紫色的圍巾，即使陽光不帶色彩，也在臉頰映上了顏色，走動的雙腳圍繞著淡紫投影。她的容貌冷峻，幾近嚴厲，一雙綠色眼睛卻散發著柔光，裡頭充滿了惹人愛憐的疑惑。以往的淺色頭髮顏色變深了，現在二十四歲的她比起十八歲時更加嫵媚——年輕時候的她，頭髮比人還亮眼。

她沿著花海夾道、白石鑲邊的園中小徑來到一處可眺望大海的地方。幾盞提燈吊在無花果樹上，此外還有一張大桌和幾張柳條椅，以及從西恩納<sup>①</sup>買來的一支戶外太陽傘，全都圍繞著一棵龐然巨松而設，那是花園裡最大的樹。她在這兒停了一下，心不在焉地看著一叢旱金蓮，以及盤據在它根部、好似從隨手播下的種子生長而出的鳶尾花，同時傾聽著屋裡傳來孩子爭吵所發出的哭喊與指控。當吵鬧聲漸漸消失在夏日微風中，她繼續漫步，兩旁淨是花團錦簇的粉紅牡丹雲朵、黑色和棕色鬱金香，以及纖細淡紫的玫瑰，那花瓣剔透得有如糕點櫥窗裡的糖果花。然後，就像炫彩的樂曲達到高峰，在空中戛然而止，眼前出現一處通往下方五英尺處的潮濕

階梯。

這裡有一口水井，周圍的木板即使在最晴朗的日子依舊濕滑。她從另一邊階梯上去，進入菜園。她走路的速度相當快。她喜歡保持活躍，但有時候會忽然靜默，給人一種恬靜的印象；這是因為她不擅長言辭也不相信話語，所以在人們面前相當沉默，僅僅恰如其分地迎合交談禮節，幾乎沒有多餘的隻字片語。但倘若若有陌生人在這惜字如金的情況下開始感到不自在，她又會抓住話題滔滔不絕，連她自己都訝異不已，而後回過神來突然閉口，而且幾乎是羞怯地安靜下來，就像一隻聽話的獵犬去追捕獵物，結果做得太過頭了。

當她站在菜園模糊的綠光中，迪克穿越前面的小徑去到他的工作室。妮可靜靜地等他過去，然後繼續走向她要做成沙拉的成排蔬菜；接著來到一個小獸欄，裡面養的鴿子、兔子和一隻鸚鵡同時對她發出張狂的叫聲；往下走，來到另一處平臺的圓弧矮牆前，她低頭俯瞰數百英尺底下的地中海。

她站著的地方是古老的塔姆山村。這幢別墅的基地是從緊臨峭壁的一排農舍改建而成，五間小屋組成現在的房子，另外四間拆掉建成花園。外牆則原封不動，因此從下方遙遠的道路望過來淨是一片灰紫小鎮，無從分辨。

妮可站了片刻看著腳下的地中海，就算她雙手閒不下來，現在也沒法做些什麼。不久，迪克從他那獨棟工作室出來，拿著一具望遠鏡朝東邊坎城的方向看去，妮可馬上出現在他的視線範圍中，於是他又回工作室拿了一個喊話筒出來——他有很多這類輕便的機械裝備。

他喊道：「妮可，忘了告訴你，基於末世聖徒的行誼，我邀請了艾布蘭絲太太，那個白頭髮的女人。」妮可答：「我就懷疑你會這麼做，實在太不像話了。」

她的回答輕而易舉地傳到他耳裡，但這似乎貶損了他喊話筒的功能，於是她刻意提高嗓門呼喊：「你聽得到嗎？」他放下喊話筒，然後又固執地舉起來：「聽到了！我還邀請了其他人，我有邀請那兩個年輕人。」她

平靜地表示同意：「好吧。」

迪克總結道：「對，我會把派對弄得一團亂。我是說真的。我要在派對上煽風點火引發爭端，讓大家帶著受傷的心情回去，女人們會昏倒在洗手間。你等著瞧。」

他回到自己的工作室，妮可看出他身上正籠罩著最典型的情緒，那種——引領眾人目光的激情過後，緊接著自我陷溺在無可避免的憂鬱狀態裡；儘管他未曾透露，不過她猜想得到。他這種對事物的激情遠超過事物本身的重要性，造就出了一種與人相處的高超本領。除開少數意志堅定或深懷猜忌的人，他所擁有的能力足以讓人們不假思索地對他產生著迷愛戴。可是一旦他了解自己有多毫無節制地濫用這項特質後，反作用力就來了——有時他會心存敬畏地反思自己所引發的熱烈場面，就像一個將軍凝視著他下令執行的屠殺，只為滿足殘酷的嗜血慾望。

不過，置身迪克·戴弗的世界在當下是非常棒的體驗。人們會相信自己在他的眼裡具有某種特殊地位，多年來那種深藏在對命運的妥協下、值得驕傲的獨特性，終於有人認同了。迪克·戴弗的體貼入微和彬彬有禮很快為他博得了好感，這些舉措來得那麼順暢、那麼直觀，讓人很難不去察覺。而後，為了不讓這剛開始綻放的友誼枯萎，他會毫無預警地打開通往歡樂世界的大門——只要人們全然贊許，他便將高舉眾人的興致視為首要任務；但只要有人對這無所不包的世界產生一絲懷疑，他便徹底從眾人眼前消失，留下他那讓人印象不怎麼深的言行舉止。

晚上八點三十分迪克出去迎接第一批客人，他拘謹帥氣地把外套拿在手上，像拿著鬥牛士的斗篷一般。他向露絲瑪莉與史培斯太太打過招呼後，便裝腔作勢地等她們先發言，好讓她們放心地在陌生環境裡說話。

回到露絲瑪莉的觀點，應該說是來到山上塔姆村以及這裡的清新空氣讓她們著迷，她和母親讚賞地四處觀

望。就像品格卓越的人若要改用生疏的措辭表達自我，會採取平凡樸實的描述那樣，狄安納別墅的精心設計盡現眼前，就算背景之中偶爾冒出女僕幽靈般的身影，或者遇上一個倔強難拔的酒瓶木塞，這些細瑣的瑕疵也無損它的完美。第一批客人到達帶來了夜晚的熱鬧氣氛，白天的家庭活動逐漸退居幕後，只留下戴弗家的小孩和保母仍在露臺上吃晚餐。

史培斯太太驚呼：「多麼漂亮的花園！」

迪克說：「這是妮可的花園。她不會放任著不顧，她擔心發生病蟲害，一直在裡頭找事做。我想不用多久，她自己就會染上白粉病、蠅糞斑或者晚疫病了。」一邊說，一邊拿食指猛指著露絲瑪莉，輕快的語氣中隱含著父愛式的關懷，「省得你到時候找理由避開我們，我會拿一頂帽子讓你在海灘上戴。」

他帶著她們從花園轉往露臺，在那兒倒了一杯雞尾酒。厄尼·布蘭迪來了，很驚訝地發現露絲瑪莉也在這裡。他的身段比在攝影棚時來得柔軟，好似在進門前變了一個人，露絲瑪莉立刻拿他和迪克·戴弗相比，然後非常明確地傾慕於迪克·戴弗——兩相對照，厄尼·布蘭迪看起來略顯粗俗，教養比較差；儘管如此，她仍再次對他產生觸電的感覺。

孩子們用完露天晚餐才剛起身，布蘭迪便很親熱地對他們說：「哈囉，蘭尼爾，來首歌好嗎？你和桃普希是否願意為我唱一首歌？」小男孩答應了：「我們該唱什麼呢？」他是個在法國長大的美國小孩，口音帶著古怪的吟詠聲調。

布蘭迪達：「那首關於『吾友皮耶洛』的歌。」兄妹倆併肩站著，毫不害羞，甜美的高音繚繞在夜空——「在那月光下，吾友皮耶洛，借我你的筆，寫下一個字，我的蠟燭滅，已經沒有火，打開你的門，以上帝之名。」

歌聲停止，孩子們的臉頰映上夕陽餘暉，帶著得意的笑容靜靜站著。露絲瑪莉心想，狄安納別墅就是世界

的中心，在這個舞臺上一定會發生永難忘懷的事。門鈴響起讓她的心情更加興奮，其餘的客人一塊兒出現——麥吉斯科夫婦，艾布蘭絲太太，鄧裴利先生，以及坎皮恩先生都來到了露臺。

露絲瑪莉感到非常掃興，她立刻瞪視迪克，好像在質問賓客的組合為何如此不搭調。不過，他的表情沒什麼異常，仍得意洋洋地招呼著新客人，而且對他們看似前途無量的未來顯露出無比敬意。她是那麼地信任他，不一會兒便接受了麥吉斯科夫婦的出現是正確的，彷彿自己一直期待與他們見面似的。

「我在巴黎見過你，實際上我見過你兩次。」麥吉斯科說的是艾貝·諾斯——諾斯夫婦緊跟在前面那批賓客之後到達。

艾貝說：「對，我記得。」麥吉斯科追問著，似乎並不就此滿足：「當時是在哪兒？」艾貝對這把戲不耐煩：「噢，我想想……我記不得了。」

他們的對話造成一些冷場，露絲瑪莉直覺地認為應該要有人出來化解尷尬，但迪克不打算介入這些晚到客人之間所形成的小圈圈，更別說為麥吉斯科太太傲慢的氣焰緩頰。他不要解決這些社交問題，因為他知道此時此刻這並不重要，問題自然會解決。他要在大場面粉墨登場，等待適當的時機讓客人感受到歡樂。

露絲瑪莉站在湯米·巴本身旁。他似乎受到某件事的刺激，正處於一種鄙視一切的情緒中，而且明天早上就要離開。

露絲瑪莉問：「是回家嗎？」湯米·巴本答：「回家？我沒有家。我要去打仗。」

露絲瑪莉又問：「什麼戰爭？」湯米·巴本漫不經心地答：「什麼戰爭？任何戰爭。我還沒看最新的報紙，不過我猜有戰爭發生……總是會有戰爭的。」

露絲瑪莉感到好奇：「你不在意為誰而戰？」湯米·巴本答：「一點也不在意，只要給我的待遇夠好就行。反正打仗打膩了，我就會來找戴弗夫婦，因為知道幾個星期後我又會想要上戰場。」

露絲瑪莉繃緊了臉，提醒著他：「你果然很喜歡戴弗夫婦。」湯米·巴本答：「那當然，我尤其喜歡她。但，卻是他們令我思想上戰場。」她想不通。戴弗夫婦的存在，可是讓她永遠想待在他們身邊。

露絲瑪莉接口說「你是半個美國人」，好像這麼一來就可以解開疑團。湯米·巴本說：「我也是半個法國人，而且在英國接受教育，打從十八歲以來我已經穿過八個國家的軍服。我可不希望讓你認為我不喜歡戴弗夫婦，我喜歡他們，尤其是妮可。」她簡潔回答：「有誰不喜歡她呢？」

她覺得和湯米·巴本這個人相距遙遠。他話中的含意令她反感，但就算他滿懷怨恨的冒犯之辭，也不會改變她對戴弗夫婦的愛慕。露絲瑪莉很慶幸晚餐不是坐在他旁邊，當大夥開始往花園裡的桌子移動時，她依舊思索著他剛才說的——「尤其是妮可」。

就在此時，她與迪克併肩走在小徑上。在他明亮清晰的光輝底下，所有事物相較於他的自信全都黯然失色，因為——他無所不知。這一年來，時間彷彿沒有盡頭，她擁有了財富和名氣，並且與社會名流交往，但這些人顯然與她們母女倆作為醫生的遺孀和獨生女、住在巴黎退休公寓時期，所結交的人沒有兩樣，只不過擁有更大的權力。露絲瑪莉是個生性浪漫的人，但她所從事的職業並未在這方面提供太多令人滿意的機會——儘管四周充滿挑動，但她那一心想為女兒規畫生涯的母親，絕不會容許任何虛情假意的替代品。實際上，露絲瑪莉超乎了那個領域，她是參與電影這一行，卻並非投入電影事業。因此，當她看見母親對迪克·戴弗露出認可的神色，就表示他是個「實在的傢伙」，這意味著她可以盡情與他交往。

他說：「我一直在看你。我們慢慢變得非常喜歡你。」她知道他的意思。她則輕聲地說：「我第一次見到你的時候就愛上你了。」他假裝沒聽進去，純粹當作禮貌上的恭維。

他回應著：「新朋友，通常比老朋友相處起來更令人愉快。」他似乎在陳述一個重要的觀點。

聽到這番話，她並不十分理解，然後從漆黑中慢慢浮現的光線，發現自己已然來到餐桌前。當她看到迪克



7

在聊天的空檔，露絲瑪莉抬頭朝妮可的方向看去，她坐在湯米·巴本和艾貝·諾斯之間，她鬆獅犬般的濃密頭髮在燭光下就像起了泡沫。露絲瑪莉細聽，突然聽到她平常發出的清脆聲調。

妮可大呼：「真是可憐的人。你爲什麼想把他鋸成兩半？」艾貝說：「就是想瞧瞧侍者的肚子裡裝了什麼

將母親安排在他右邊的座位時不禁一陣欣喜，她自己則坐在路易斯·坎皮恩和布蘭迪之間。

她轉向布蘭迪，打算對他吐露自己此刻澎湃滿溢的情感。然而，她才剛提到迪克，便看見對方怒目相視的眼神，似乎要她明白，他拒絕充當父親的角色傾聽她的心聲。不過，當他企圖私下握住她的手，也同樣遭遇了對方堅決不從的態度。因此兩人聊的是電影本行，應該說，她聽他講電影的事——儘管她那雙禮貌的眼睛一直停留在他的臉上，注意力卻明顯放在別處，她覺得對方一定看得出來。她斷斷續續抓住他說話的要點，其他的便由自己的潛意識補充，就像聽到正在敲響的鐘聲，前面幾下沒數到，腦海中只剩徘徊的節奏。

譯註

①西恩納 (Sienna)：義大利中部托斯卡尼地區西恩納省的首府，是一座中世紀山城。